

万意楼小说

作

陈鹏举 著

俑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作俑 / 陈鹏举著. —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535-0469-8

I. ①作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7027 号

责任编辑 黄慧鸣
装帧设计 汤 靖
责任监制 陈 平 刘 学

书 名	作俑
作 者	陈鹏举
出 版	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 址	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邮政编码	200020
网 址	www.cshwh.com
发 行	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	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1092 1/32
印 张	5.5
字 数	90 千
版 次	2016 年 1 月第一版 201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5535-0469-8/I.129
定 价	25.00 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电 话 021-64366274

序

很早读到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，喜欢。特别是其中《铸剑》一篇，神一样的文字，更喜欢。几十年后，我也仿着写了。

古时候的历史，真相原来就少，留到现在的就更少了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人说是史，我看不是。鲁迅称赞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也没很认它是史。它写到的鸿门宴，与宴者的神色言语，极像是整理了录音和摄像记录的。不然，就不如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了。眉间尺之类，说是真相，不好说。说不是真相，倒是真难说。我是信它真的。

仿写了，真的很快乐。《摔琴》最先写。我一直觉得，钟子期也没听懂伯牙。高山流水之类，未必是伯牙的原意。可是伯牙认他为知己了。知己是有资格的，钟子期有资格。《献璧》说的是，著名的和氏璧其实有瑕疵。这感觉似乎还找得到佐证。后来，蔺相如抱着和氏璧去见秦王，秦王看

了，爱不释手，竟忘了要拿城池交换的约定。蔺相如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，意思就是和氏璧有瑕疵，他愿意把它指出来。秦王愣了一下，很快让和氏璧回到了蔺相如手里，给出了完璧归赵的机会。秦王为什么会愣？可能和氏璧有瑕疵，他是有风闻的。

接着又写了《巡西》和《作俑》。前一篇是脱胎于唐人李商隐的《瑶池》七绝。这样的美丽文字，每每想起来，都会喜极而有泪意。后一篇自然是震撼于地底下的秦皇兵马俑。写到的工匠，他们的名字都是刻在俑上的，可查。

写了以上四篇，感觉气力泄了。有半年不再动笔。《追日》一篇，是想借夸父的元气，复苏过来。

又过了数月，接连写了之后的四篇。《造字》写仓颉。曾经见过一叶花笺，民国的，印有二十来岁的徐悲鸿画的仓颉像。对着仓颉的两对眼睛，看了一会儿，竟眼花头晕了起来。于是猜想，仓颉看过来，可能失焦得更厉害。《击楚》写宋襄公。也不知怎么就想起他来了。也不知怎么就感觉他不蠢了。之后是《窃符》，出现的人物比较多，是个比较复杂的故事。和《窃符》同时写的《填海》，人物是最少的，故事也最简单。

今晚数了数，九个故事了，可以凑成一本书了，感觉有了告一段落的理由了。

自我编排起来，发现了一个好玩的问题。九个故事，写了大致一年。除了《追日》，其他八篇，都写在六、七月，而且都是在六月开笔的。我出生在六月。是不是出生的那个月份，总是这个人一年中元气最饱满的时候呢？我真有点相信。

说了写的时间，还得说写的地点。这些篇文字，都写在松江华亭湖边。松江是我的外婆家，我的文字和心肠，在这里获得了眷顾。

万惠楼是我的斋名，我把这些篇文字，称为“万惠楼小说”。如果以后还写，就是卷二、卷三了。

2014年7月3日序于华亭湖边万惠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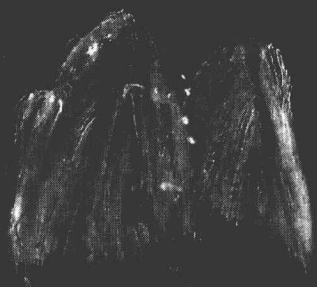
【目 录】

摔 琴	- - - - -	>	1
献 壁	- - - - -	>	21
巡 西	- - - - -	>	41
作 俑	- - - - -	>	61
追 日	- - - - -	>	81
造 字	- - - - -	>	97
击 楚	- - - - -	>	113
窃 符	- - - - -	>	131
填 海	- - - - -	>	149

摔

琴





摔琴

溱山深处，白云清溪。那棵高大参天的梧桐树下，伯牙抱着琴。野逸之士无不具有的那种清癯长相，抱琴的样子也是那么好看。

花在坠落，鸟在眨眼，流星陨落。他的耳朵听不见声音，他用眼睛看声音。伯牙睁大眼睛，看出了声音。他沉浸在声音里。他已经这样看了三十三年。他三十三岁了。

人间还不像人间。人和水木、鸟兽住在一起。光是太阳和月亮给的，一寸寸光放射出来。听伯牙说有淡淡的像花开那样温暖的声音。手推车，木轱辘转起来的声音也很好听。

这样的人间，安静。鸟兽，风雨，还有流水，就是声响了吧？还有就是雷鸣了。

太安静了。还可以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，还有伯牙熟悉的花开花落的声音，鱼流泪、鸟眨眼、星星陨落的声音。

最好听的，还是人的声音。步履声和说话声，月下可以寻觅到的遥远的温柔的笑意，吟诗的声色，还有床上的嘿咻声。那时候，人们的家多在水边的山坡上。渔樵归来，家里人很快就听见了，因为声音是向上的。从坡前的那条路走来，些许人声，就可以听见了。

人心是如此柔软，在声音都那么清纯和难忘的时候。人自然都感觉到了，声音很重要。如果没有声音，人甚至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算活着。

伯牙活着，靠着自己的双眼，听着世界的声音。后来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也能看出世上的声音来。

有人杜撰了五弦琴。也就是许多岁月后的人们说的古琴。因为有人，想让许多人清楚地听到声音，听到琴声，清楚地知道自己活着。伯牙抱着琴，抱着声音。

琴是人杜撰的一件东西，说实在的，不太好看，何况还是好看的伯牙抱着它。可是琴声好看，伯牙总是满心欢喜地看着它。

这不太好看的琴，是伯牙自己斫的梧桐木做的。

那年冬天，好大的风雪，伯牙腰间插了把斧子，进山去，在一片先前选好的梧桐林子里，看梧桐树在风雪中惊悚的神色和声音。他选定了那棵最敏感最动听的梧桐树，

斫了，做了一把属于他的琴、一辈子跟定了他的琴。抹上了鹿角霜做琴的胎灰。

鹿角霜是他夫人燕卮到邻村猎户家换来的，拿了她腌制的出名的狍子肉。

这琴，体量和光泽，都沉甸甸的。看不出什么好来，可是弹起来了，鸟和鱼，花和兽，好像都会留意它。

人呢？

燕卮夫人说：“我家那位就是一个缺点，琴弹起来像丢了魂。好听倒蛮好听，就是不能当饭吃。”接着还是那句，“他是当饭吃滴。”接着又是很好看地咯咯一笑。

邻村的几个父老少小，都注意到了燕卮夫人的莞尔一笑，对耳聋的琴师好像没什么感觉。

后人说伯牙是对牛弹琴了。其实这里的山民见到牛的机会不多，仿效牛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。

对面山脊上出现了人影。山的心坎，人是极稀有的动物。好几天才有机会出现一下，从山脊上闪过。

伯牙心头又有了一丝暖和。

他看着天边的脚步声。

哦。是两个人，围着山在转。是朝自己走来的。

伯牙看见了走在前面的钟子期。

钟子期是个樵夫，比伯牙小几岁。浓眉大眼，眼睛清澈透底。他是大山的孩子，打柴，养活家中老母妻儿。他认识伯牙，见过次数多了，就时常挂念了。不识字，钦佩伯牙这样有文化的人。伯牙喜欢琴，他也喜欢起来。

钟子期身后是个矮个的壮汉，背着行李。伯牙看见就知道是琴囊。伯牙诧异。深山里怎么还住这个弹琴的人？钟子期认识他，怎么带他来？

伯牙诧异得很快乐。琴，横贯四海，琴边坐着的人，应该是知音吧？他甜蜜地想。

来客走近了，伯牙起身迎了上去。

钟子期远远就打招呼：“先生，子垚先生看你来了。”

“哦哦，不知贵客光临，失迎失迎。”

子垚也赶忙作揖，说：“冒昧前来，失敬。”

伯牙时代，子垚、白乙、公孙狙和姬臀是操琴的四大天王。子垚、白乙是学院派，是远远地去过庙堂的。公孙狙是民间古琴协会的头儿。姬臀是个流浪琴师，年轻轻，就有好些美眉粉丝了。

子垚无争议地是四大天王之首。他的到来，表明伯牙和他的琴声惊动了有关琴的最高层面。

子垚坐下来，稍微平了下气，就说：“钟子期来找我，说溱山山里面有个爱琴如命的人，他说他不懂琴。他央求

我来看一下。切磋也好。指点也好。”说着他笑了，“他还特地说，山里人不愿出门，请你别计较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大笑，“于是，我就来了。”

钟子期在一边腼腆含笑，对伯牙说：“我自作主张，先生莫怪。”伯牙赶忙起身，对着子垚和钟子期深深作揖，说：“惭愧不以言。”燕卮夫人远远看着，笑出声来。

太阳偏西。西边的落霞，伯牙看出了火烧的声音。

伯牙弹了一曲。燕卮夫人咯咯笑起来，连说，“好听”、“好听”。

钟子期和每次听完一样，呆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眼睛湿润得闪着光芒。

子垚禁不住站起身来，大声说：“这就是原生态、原生态！找了那么多年，今天终于找到了！天籁之声啊，真正的天籁之声！”

子垚嘱咐身边的钟子期：“以后伯牙先生的所有创作情况，请你代为转告。要知道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考察报告。”

伯牙看到了子垚赞扬的话，热泪盈眶，弹琴的十个手指一阵痉挛。

一时间，他感觉他找到了找了三十年的知音。

可惜！子垚没说完。

子垚十一分兴奋地接着说：“伯牙兄的琴，只有束荆薪、煮白石的隐士才能弹出来。”

燕厄夫人忍不住插话：“他爱吃狍子肉。”

子垚这个琴界大宗师一愣。

伯牙没感觉夫人失礼。

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隐士？还有隐士琴弹得好？还有，弹琴和吃东西有关？这些都是问题。而这些问题竟是子垚带来的。

应该是兴奋不已，子垚还是往下说：“我从伯牙兄的琴里，听到了好纯净的鸟声、风声、雨声，还有怦怦的心跳声。可见再伟大的琴声都是可以解析的，可以寻找到它的明确指向和特定含义的。”

这回是伯牙愣了。十指停止了痉挛，眼泪冰凉地蹦出眼眶。

他从来说不出自己弹了些什么，可子垚清晰地描画出来了。

他幽幽地问了句：“琴声，能听懂吗？”

子垚爽快地回答：“当然能听懂。而且应该听懂。”

他手足冰凉。他看着子垚弹完一曲，感觉心如刀绞。

子垚弹的琴声，手法的精熟和音色的透明，还真不是浪得虚名。可惜子垚这么个有名望的人，这么个谦恭和礼

贤下土的温和的人，他感觉和他离得很远。

伯牙还是很诚恳地接受了子垚的邀请，出席下月中浣的梧桐琴会。

雨中，子垚在伯牙家中住了一夜。他舒坦地一夜好睡。

钟子期和伯牙坐着看雨。

“让先生失望了。原想为先生找个知音的。”钟子期说。

“你一个人打柴的时候，感觉孤单吗？”伯牙缓缓冒出一句。

“不孤单啊。四周是山水花鸟，不孤单。”

“所以给我找了？”伯牙奇异地笑着。

“先生也不孤单？”

“四周是山水花鸟，不孤单。”伯牙回头看着他。

钟子期心里一动。舒坦地微笑。

钟子期陪了伯牙半夜。

伯牙看着屋外的雨声，醒了一夜。

梧桐木说是栖息凤凰的。凤凰很美，而且声音好听。凤凰和鸣，为什么老在梧桐树上？凤凰和鸣，和梧桐有关吗？有人说是的。梧桐木就被做成琴。琴被人定为发出人心的声音的东西。这一点，子垚、白乙、公孙狙和姬臀都那么认为。

梧桐琴会，是首屈一指的琴会，在山坡下一棵梧桐树下的一片地方举行。

四近的乡亲都说这棵梧桐树住过凤凰，就有了名气，成了一个好景致。一个和声音有关的文化景致，自然也就是和琴相关的人聚会的地方了。更好的是，这里天然有好些石头，可以坐，可以卧，可以安琴弹起来。边上还有一条溪水，清澈甘甜，可以解渴，可以舒心。

伯牙从溱山深处走出来，背着琴囊，还有一个太太打理的鼓鼓的布囊。走了一天一夜，来到梧桐琴会。

他歇在远远的一坨拳石上旁听。肚子饿了，探囊取出一块腌制的狍子肉。口干了，舀一瓢脚边的溪水喝。

琴会举行开幕式。

数百个粉丝打开手中的鸟笼，五彩斑斓的鸟儿，呼叫着涌上了梧桐树上的那一片天空。琴声起了。在鸟声中布出了一张网。琴声想管住鸟声，鸟声从琴声的网眼中纷纷挤出。

伯牙张大了眼，看着琴声和鸟声。

公孙狙介绍琴会的这个开幕式：“请来那么多鸟儿，是纪念从前曾经的凤凰来仪。百鸟朝凤，没有百鸟就称不上凤凰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深深作揖，面对全场粉丝，“大家说，